

# 清湛，延伸，深化 內地新文藝誌《大方》

中國的流行作家都去辦雜誌了，現在又多了一位。

流行作家辦文學雜誌在中國成為一個雖不普遍但值得注意的現象。郭敬明的《最小說》(還附加一本《最漫畫》)、饒雪漫的《17@SEVENTY》、楊紅櫻的《馬小跳》、張悅然的《鯉》，還有不能不提的韓寒的《獨唱團》，雖然只辦了一期，第二期不知甚麼原因無疾而終。他們都是暢銷作家，在每年的中國作家版稅富豪榜上大多能找到名字。

作家辦雜誌、作家辦報，其實不算甚麼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多少民國作家——不管左翼非左翼——不是大多和他們主持過的文學雜誌或者報紙副刊聯繫在一起嗎？在臺灣和香港，這樣的例子也不少。但解放後的中國內地，這種現象一度沉寂，原因不外乎作家的體制化，以及國家對出版的統一管理。現在由於內地出版業擋不住的商業化，以及民營資本的支持，作家辦刊重新出現了。

這都是最近幾年的事。

最近又多了一份暢銷作家和文藝雜誌創刊號掛鈎的例子——才女小說家安妮寶貝主編的《大方》。  
文：唐生菜@北京

## 書介

圖文：草 草

### The Power力量

作者：朗達·拜恩  
譯者：王莉莉  
出版：方智出版社

定價：新台幣320元



《秘密》讓全世界數千萬人以難以置信的方式改變生命，《The Power力量》則集結了自《秘密》上市之後，作者朗達·拜恩所領悟到的精華。朗達·拜恩在書中說了許多人運用「力量」心想事成的故事，並提供擁有夢想人生的詳細指引，把你自然且喜悅地掌控自身命運所需的一切資訊都整合在一起。

### 天香

定價：新台幣420元

作者：王安憶  
出版：麥田



細緻似刻字於米粒上，恢弘如一部生命史詩。王安憶用媲美《紅樓夢》的雅情氣度，寫出了《長恨歌》後又一上海傳奇。嘉靖三十八年至康熙六年的上海興起造園風氣，申姓仕紳家族也隨俗打造一座「天香園」，園中種桃、製墨、養竹、疊石……這是一個男性缺席而由女性頂天持家的故事，究竟三代的女人具備何種功夫，得以讓香火延續？天香園中的「好男好女」各自經歷怎樣的曲折，方領悟出生命自在花開花落的平凡、幸福？我們不得不撫掌承認，大器、華實、優美的《天香》，說穿了我們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世故人情。

### 標本師的魔幻劇本

作者：楊、馬奈爾  
譯者：柯乃瑜  
出版：商周文化

定價：新台幣2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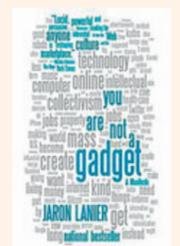


亨利是位暢銷書作家，打算寫一本開創閱讀新模式的書，沒想到他的創新想法不被出版商接受。直到有天，他收到一份神秘郵件：「敬啟者，我拜讀過您的小說，欣賞至極，我需要您的協助。」好奇的亨利循著指示找到一家動物標本工作坊，年老的店主需要亨利協助完成一齣動物劇，主角貝亞德與維吉爾分別是驢子和猴子。一猴一驢唱雙簧與說相聲的對話生動有趣，兩個原本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因為創作的熱情而開始合作，一段古怪、有趣、高潮起伏又充滿哲思的人性之旅就此展開，他們將要探討生存、死亡、威脅生命的暴力、恐懼與救贖——在現實生命中，也在創作的劇本裡。

### You Are Not a Gadget

作者：Jaron Lanier  
出版：Vintage International

定價：新台幣525元



這是一本有關生長在Web 2.0時代的人不可不知的訊息的書。Web 2.0時代講究社群互動以及客制化服務，人人信手都能上網發表自己的意見，這種集體智慧共享的時代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網絡環境。作者在本書以不同的觀點指出此現象造成的幾個堪憂後果。首先，真正的創造者並沒有受到尊重，在未經證實的訊息滿天飛之下，人們接收到的若不經過濾則會是一堆訊息垃圾。其次，網路無國界、可匿名的特性造就了一批成天為抨擊而抨擊的人士。最後，他提出訊息要自由流通不受限制，背後的創意保護得要完善，才能讓人類走出一條以社會人文為底蘊、科技發展為輔的道路。

### 3096天：囚室少女娜塔莎·坎普許

作者：娜塔莎·坎普許  
譯者：陳俐曼/李璞良  
出版：商周文化

定價：新台幣320元



1998年，10歲的娜塔莎被綁架，並開始長達8年多的囚禁生活。從等待到絕望，娜塔莎被迫剃光頭髮，半裸身體，像奴隸般地工作在不見天日的地牢中，娜塔莎最渴望的是太陽的溫暖、家人的擁抱。逃出魔掌後4年，娜塔莎首度打破沉默，為自己發聲，記錄那3,000多個日子的地獄生活。

在北京的書店裡，3月份第一刷的《大方》雜誌一棟棟放在書架上。說是文學雜誌，其實翻開封面後，在版權頁上看到的標準書號ISBN，而非標準刊號ISSN，說明這本雜誌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期刊，而是以類似韓寒辦《獨唱團》時「以書代刊」的方式出版。

黑白色的封面，但不是那種想表明甚麼態度的黑白，放在書架上與其他書為鄰並不顯眼，以一本新書（或者新「雜誌」）來說，這可算非常低調。因為據說用季刊的形式，所以在《大方》的書名旁，有一隻小小的咖啡杯，飄着熱氣，然後有個「Spring」的字樣，表明是春季號。封面右上角有《大方》的英文書名「O-pen」，還有一行小字：「漫步時間之外 Mind Out of Time」。

### 村上打頭陣

這一期主要的篇幅給了日本新潮社《思考與人》卸任總編輯松家仁之去年五月對村上春樹三天兩夜的訪談，所以封面是菅野健兒拍攝的村上春樹照片，在神奈川縣足柄下郡箱根町一處似乎是昂貴的郊外旅館的地方，村上從木樓梯轉上來，窗口望出去有木欄杆和蒼鬱的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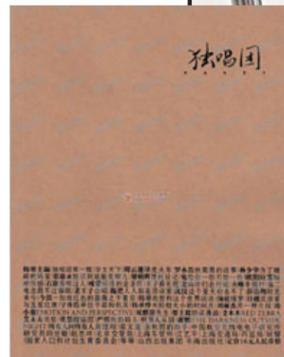
就在這黑白照片封面上印着草綠色（象徵春天）的內文標題：「村上春樹三天兩夜長訪談」；「周作人未刊稿：龍是甚麼」；「黃碧雲小說：末日酒店」；「賈樟柯隨筆：侯導，孝賢」。可能有什麼考慮吧，這一本刊登了伊麗莎白·斯特魯特(Elizabeth Strout)很好看的《藥店》，卻沒有放在封面上介紹。加上前面幾個標題，還有台灣自由撰稿人郭正佩的《東京·IQ84·旅》和主編安妮寶貝自己的一個專欄《一道屏風》。一隻碗。一本書。……這些就是《大方》第一本的所有內容了。

作為第一本的專題，松家仁之對村上春樹的這篇訪談，是我所讀過最深入的一篇村上春樹訪問。松家仁之見面就坦誠地說：「在同意接受採訪的回信中，村上先生您引用了這樣一句話：The author should be the last man to talk about his work.……所以在本次採訪中，我們不期待對作品進行解讀或得到作家本人的『解說』，只是對擺在眼前的作品，希望通過談話呈現出『小說家村上先生』的姿態與想法便可。」

從這個共識開始，三天裡兩個人的對話逐層展開，第一天談村上春樹自己的創作，第二天談村上春樹在小說以外的生活，第三天談他對外國（主要是美國）小說界和出版界的看法。我個人覺得印象深刻的還是村上春樹對小說結構的說法，他以塞林格、卡波特、卡佛為例慢慢說出個人分析，要言不煩又相當細密。隱隱覺得，值得敬佩的不是作為小說家和讀者、翻譯者的村上春樹，反而是能引導他說出這些看法的松家仁之。整個訪談花去了三天兩夜，不知道日



■《大方》插圖，周作人《龍是甚麼》手稿。



對這本雜誌的理解，也是她自己逐漸清晰的風格。

這本《大方》是新經典文化推出的，雜誌的出品人就是新經典的當家陳明俊。這家北京的民營出版公司發展得很好，已經拓展至台灣和香港，去年台灣時報文化的資深編輯葉美瑤離開時報文化加盟新經典，成為出版圈裡的話題之一。更早前，新經典花了巨資競得《IQ84》的簡體中文版權，也是一條新聞。出版界以文藝雜誌來影響和培育文壇、拓展影響力，這種經驗在日本早已成熟，目前在中國似乎也有這種趨勢。新經典推出這本《大方》，從第一本來看似乎還沒有培育作者的意圖，但200頁的內容，村上春樹的訪談已佔了100頁，另外郭正佩的那篇《東京·IQ84·旅》也有30頁的篇幅。是否有配合新經典剛出版的《IQ84 Book3》的含義呢？

又例如，雜誌的封底相當漂亮，墨水藍的夜空繁星滿天，掛着兩個淡淡的月亮，如果只有一個就會很像每次看Dream Work出品的電影前看到的那個畫面，但沒錯，是兩個，所以很自然地，在這幅圖景上就有兩行字——「IQ84 村上春樹巔峰傑作」。

### 又一新經典文化出品

除此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Elizabeth Strout的短篇小說《藥店》。相對自由開放的結構，放在一個框得具體的場景中，散發着私密的感性和美國式的宗教愧疚與純淨感。那種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單純、深化的描寫，可以讀上好幾遍。

這樣一本文藝誌請安妮寶貝來主編，我覺得是很適合的。她在開卷語中所說的：「喜歡書籍，所以想做一本具備書籍屬性的讀物，這種屬性是單純、專注、延伸、深化。……它推崇平實、真誠、清湛、開放的思考方式。」既是她

## 午夜羅伯-格里耶

從前兼職的餐館坐落在Rue Bernard Palissy，凌晨下班後總喜歡繞到Rue Du Dragon看看雨果的故居和 Jean Giono 旅居過的酒店，然後再拐回Rue de Grenelle的住處。這條路一路走去，總會經過餐館對面櫥窗放着幾本小書、外表如同酒窖的店子。可能是餐館上下班的時間影響，感覺那店子似乎總是關着門。當時就不禁暗暗佩服巴黎真是個文化之都，連這種從不開門的書店竟能維持着。後來某晚好奇走到櫥窗前八卦這店到底賣甚麼書，才終於看到那塊謙卑地掛在門板上的小招牌：Editions de Minuit (午夜出版社)。

如果說中國讀者對午夜出版社有點陌生，那麼我們不妨可以列出寫作《情人》的瑪格麗特·杜拉斯、《等待果陀》的塞繆爾·貝克特，以及198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勞德·西蒙，那麼，大概就是一些外人，也能付度出這個出版社的份量了。不過，能串起上面幾位作家的，除了午夜出版社外，還有「新小說」(Nouveau Roman) 這個詞，又或者應該更確切地說，這三者之間實際有着密不可分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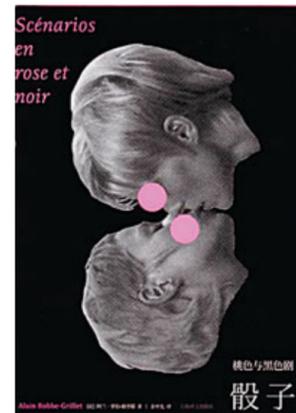
「新小說」一詞源於1957年一篇批評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文章，後來這位「新小說」的旗手更索性用這個詞來概括自己和午夜出版社幾位作家變成了一個文學派別，以及文學運動。1963年，羅伯-格里耶在散文集《為了一種新小說》(Pour un Nouveau Roman) 裡明確指出，他希望能將傳統小說創作中的基本元素加以摒棄或削弱到較次要的位置，這些元素包括創作意念、情節、心理描寫、敘事者，以及人物角色。「新小說」希望藉着推倒巴爾扎克和左拉等巨匠的身影

讓小說回歸到寫作本身，也就是說，文字和語言本身的形式實驗。

羅伯-格里耶的首部小說《橡皮》(Les Gommages) 要比「新小說」這個詞誕生得更早，然而當時剛登上文壇的羅伯-格里耶便已得到羅蘭·巴特的重視並特別撰文評論。雖說羅伯-格里耶是「新小說」的旗手，並藉着「新小說」的理念在20世紀50至70年代於文壇引起了極大迴響，但今日，當我們談到這位「新小說」的理論家和急先鋒時，我們卻更多地會想起他在電影方面的成就。

被搬上銀幕，並奪得了1961年威尼斯金獅獎的《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至今始終是法國新浪潮，甚至世界電影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1963年的《不朽的女人》(L'Immortelle) 也獲得了路易·德呂克獎 (Prix Louis-Delluc)；至於1968年的《撒謊的男人》亦獲得了柏林電影節最佳編劇。

去年年底上海譯文將羅伯-格里耶的《桃色與黑色劇》(Scénarios En Rose Et Noir) 譯出並分成《骰子》和《玩火》兩冊出版，這部著作共收錄了羅伯-格里耶的6個劇本以及一些電影筆記，引用羅伯-格里耶的說法，這是一本他在午夜出版社一系列電影小說後的「小冊子」。



《桃色與黑色劇：骰子》  
作者：阿蘭·羅伯-格里耶  
譯者：余中先  
出版：上海譯文  
定價：人民幣30元

照了。到了今天，偶爾在學院中會聽到這樣的辯論：「新小說」真的為文學創作注入了新觀點新元素？還是它只不過是個在宣傳造勢方面很成功的文藝運動？姑勿論觀點如何，羅伯-格里耶於2004年獲法國最高規格的文藝機構——法蘭西學院授予第32號椅子卻是不爭的事實。至於中國讀者若就想羅伯-格里耶和「新小說」的價值作出判斷，認真閱讀其作品始終是最基礎，也是最必要的法門。

###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